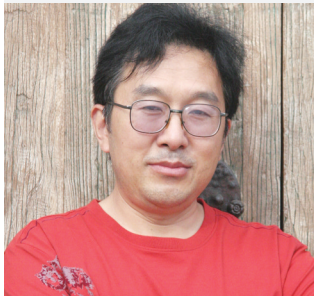


台 灯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食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如果没有它,
怎能去照亮黑暗里那一位行走青瓦上的侠客?
还有一颗灯草花般点燃的童年之心。
——题记

乡村所有的灯具都是陶制或铁制,到小镇上,父亲开始点烧煤油的玻璃罩灯。

我在台灯边看《三侠五义》可达夜半。台灯的草捻子模仿着一柱红荷,在月光里向上,向上。然后,再像一声叹息一样垂落。

灯花忽然一颤,我便觉得脑后一道白光,携着一丝寒气,是宋代的一蓑长剑,“御猫展昭”闪现,双足踩着东京上空的瓦,还有屏风上一段工整的瘦金体,悄然逝去……

而窗外乡村夜半的田鼠们,如乡村开会的党支部,在激烈吵架争论,为

了一枚共同运来的沙果。杏红色。

第二天起来,我鼻孔里自然是黑黑的,如万恶黑暗的“旧社会”。上课时,便开始伏桌而眠,立刻,被老师飞来的一截粉笔准准击中。额头一粒白点。侠客功夫。

回答道:“是一夜读书所致。”

老师便会信以为真,后悔手重,为自己有如此用功的学生而自豪。

那时的乡村教师是多么好糊弄呵;像一盏陶制的台灯。不像现在,老师永远精明狡猾过学生,师傅永远高过徒弟,就像城市里的电灯要永远亮过乡村的草灯一样。

辛巳暮春,我们在有“中流砥柱”之誉的三门峡黄河边旅次,在一座灰暗的土窑洞里,站定后,忽然眼睛一亮,见到一个老太太炕头,竟放有一盏台灯。终于见到梦里的那一个人,一模一样,一



见灯情。能称得上“一见钟情。”

我急急地冒失说:“这盏台灯卖给我吧”。

我知道,一说便错。

老人平静笑笑:“出多少钱也不能卖,没有这盏灯,咋能照亮一个窑洞?”

洪 江 慢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每来洪江,见着这半城山色一程水,总会想起在沅水的船里思念三三的二哥。船慢慢上行,他一封来信她一封去信,琐琐碎碎写煮饭的烟味,沅江上黄黄的油船,岸边街上铺面里灯光下坐坐着的眉毛扯得极细的妇人……信也慢。

洪江三面环水,背后是山。沅江和巫江在此相会,便携手再一齐慢慢前行。洪江的山硬瘦,像一条汉子,江水着翠色,与山色相合。古城就在山和水的拐角处,像就着码头搭起的一个戏台,这戏台上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王公商贾,挑夫船夫,举子戏子……勾了脸谱,描了眉眼,画了胭脂,戴了髯口,插着珠花,捏着嗓子,走着台步,在上面来来往往。一个世纪,两个世纪,N个世纪就这么过去了。戏台还在。

此番我在沅江边住着,依河听水,檐下看星,也看身后这咿呀呀一直在唱着的戏。

上了码头,踏上石阶,便慢慢走回

时序,遇见停滞在晚清民国的洪江慢生活。戏开锣了。

颜色鲜明的洪江油船在摇橹歌呼中连翩而来,精壮汉子喊着沅江号子拉纤、扛活。一根挑杆扛起货物,腰腿劲健大步踏上石阶稳当地走。送走一批货,汉子们又拉开膀子举橈激水离岸而去。四围的山,沅江的水,洪江城里的女子,都巴巴地打望他们。着旗袍的女子走得婀娜,学生装的女孩提着布书包,花布褂子妇人背篓里装满杂货,蓝土布围裙绣了花片的老嫗牵了小孙孙……唯有这些汉子来过,才有了她们想要置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,有胭脂水粉,有大上海来的上好绸缎。

石阶与周遭街巷均逼仄,林立的店铺房屋却高而阔。美孚洋行、天顺华金号、陈荣信商行这些地儿都是有钱的老爷太太的去处,厘金局防汛把总署的官老爷们成天肃着个脸,似乎谁家都欠了他钱似的。油号堆栈米店门口或杵着或蹲踞着中年挑夫,江上

的家伙什拿不动了他们只好转战到此。烟馆妓院都是闲人和落魄户,眼窝深深抠进去,打着呵欠飘着出来。天钧戏院有京戏班子、昆曲班子,也演话剧和无声电影,一撮小胡子横着蹦出来的卓别林也经由海路陆路水路来到这山城。最高级的亚洲饭店与上海的大都会相类,服务生系了领结,交际花穿梭其间,夜里更是浮光掠影觥筹交错。大大小小的军阀亦是轮番上阵,在小城驻下来负隅自固,捞饱了造孽钱,又打来打去,或死了,或跑了。洪江这出戏依旧自顾自唱着,既不因此而衰败,也不因此更繁荣。

如今,戏台还是那戏台,换了一拨人继续唱。一路行来,马头墙渐渐有些